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全傳
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計出樂和

話說梁山泊好漢，水戰三敗高俅，盡被擒捉上山。宋公明不肯殺害，盡數放還。高太尉許多人馬回京，就帶蕭讓、樂和前往京師，聽候招安一事，卻留下參謀聞煥章在梁山泊裏。那高俅在梁山泊時，親口說道：“我回到朝廷，親引蕭讓等，面見天子，便當力奏保舉，火速差人前來招安。”因此上就叫樂和為伴，與蕭讓一同去了，不在話下。且說梁山泊眾頭目商議，宋江道：“我看高俅此去，未知真實。”吳用笑道：“我觀此人，生的蜂目蛇形，是個轉面忘恩之人。他折了許多軍馬，廢了朝廷許多錢糧，回到京師，必然推病不出，朦朧奏過天子，權將軍士歇息。蕭讓、樂和軟監在府裏。若要等招安，空勞神力！”宋江道：“似此怎生奈何？招安猶可，又且陷了二人。”吳用道：“哥哥再選兩個乖覺的人，多將金寶前去京師，探聽消息。就行鑽刺關節，把衷情達知今上，令高太尉藏匿不得，此為上計。”燕青便起身說道：“舊年鬧了東京，是小弟去李師師家人肩。不想這一場大鬧，他家已自猜了八分。只有一件，他卻是天子心愛的人，官家那裏疑他。他自必然奏說：‘梁山泊知得陛下在此私行，故來驚嚇。已是遮過了’。如今小弟多把些金珠去那裏入肩，枕頭上關節最快。小弟可長可短，見機而作。”宋江道：“賢弟此去，須擔干係！”戴宗便道：“小弟幫他去走一遭。”神機軍師朱武道：“兄長昔日打華州時，嘗與宿太尉有恩。此人是個好心的人。若得本官於天子前早晚題奏，亦是順事。”宋江想起九天玄女之言，“遇宿重重喜”，莫非正應著此人身上。便請聞參謀來堂上同坐。宋江道：“相公曾認得太尉宿元景麼？”聞煥章道：“他是在下同窗朋友，如今和聖上寸步不離。此人極是仁慈寬厚，待人接物，一團和氣。”宋江道：“實不瞞相公說：我等疑高太尉回京，必然不奏招安一節。宿太尉舊日在華州降香，曾與宋江有一面之識。今要使人去他那裏打個關節，求他添力，早晚於天子處題奏，共成此事。”聞參謀答道：“將軍既然如此，在下當修尺書奉去。”宋江大喜。隨即教取紙筆來，一面焚起好香，取出玄女課，望空祈禱，卜得個上上大吉之兆。隨即置酒，與戴宗、燕青送行。收拾金珠細軟之物，兩大籠子，書信隨身藏了，仍帶了開封府印信公文。兩個扮作公人，辭了頭領下山，渡過金沙灘，望東京進發。戴宗託著雨傘，背著個包裹。燕青把水火棍挑著籠子，拽扎起早衫，腰系著纏袋，腳下都是腿繃護膝，八搭麻鞋。於路免不得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。不則一日，來到東京，不由順路入城，卻轉過萬壽門來。兩個到得城門邊，把門軍當住。燕青放下籠子，打著鄉談說道：“你做甚麼當我？”軍漢道：“殿師府有鈞旨，梁山泊諸色人等，恐有夾帶入城，因此著仰各門，但有外鄉客人出入，好生盤詰。”燕青笑道：“你便是了事的公人，將著自家人，只管盤問。俺兩個從小在開封府勾當，這門下不知出入了幾萬遭，你顛倒只管盤問，梁山泊人，眼睜睜的都放他過去了。”便向身邊取出假公文，劈面丟將去道：“你看，這是開封府公文不是？”那監門官聽得，喝道：“既是開封府公文，只管問他怎地？放他入去！”燕青一把抓了公文，揣在懷裏，挑起籠子便走。戴宗也冷笑了一聲。兩個逕奔開封府前來，尋個客店安歇了。

次日，燕青換領布衫穿了，將搭膊繫了腰，換頂頭巾，歪戴著，只裝做小閒模樣。籠內取了一帕子金珠，分付戴宗道：“哥哥，小弟今日去李師師家幹事，尚有些撇撒，哥哥自快回去。”分付戴宗了當，一直取路，逕奔李師師家來。到的門前看時，依舊曲檻雕欄，綠窗朱戶，比先時又修的好。燕青便揭起斑竹簾子，從側首邊轉將入來，早聞的異香馥郁。入到客位前，見週迴吊掛，名賢書畫，階簷下放著三二十盆怪石蒼松，坐榻盡是雕花香楠木，小床坐褥，盡鋪錦繡。燕青微微地咳嗽一聲，姬嬈出來見了，便傳報李媽媽出來，看見是燕青，吃了一驚，便道：“你如何又來此間？”燕青道：“請出娘子來，小人自有話說。”李媽媽道：“你前番連累我家，壞了房子。你有話便說。”燕青道：“須是娘子出來，方纔說的。”李師師在窗子後聽了多時，轉將出來。燕青看時，別是一般風韻；但見容貌似海棠滋曉露，腰肢如楊柳裊東風，渾如閨苑瓊姬，絕勝桂宮仙姊。當下李師師輕移蓮步，款蹙湘裙，走到客位裏面。燕青起身，把那帕子放在桌上，先拜了李媽媽四拜，後拜李行首兩拜。李師師謙讓道：“免禮！俺年紀幼小，難以受拜。”燕青拜罷，起身道：“前者驚恐，小人等安身無處。”李師師道：“你休瞞我，你當初說道是：‘張閒，那兩個是山東客人。’臨期鬧了一場，不是我巧言奏過官家，別的人時，卻不滿門遭禍！他留下詞中兩句，道是：‘六六雁行連八九，只等金雞消息。’我那時便自疑惑，正待要問，誰想駕到。後又鬧了這場，不曾問的。今喜汝來。且釋我心中之疑。你不要隱瞞，實對我說知。若不明言，決無干休！”燕青道：“小人實訴衷曲，花魁娘子，休要吃驚！前番來的那個黑矮身材，為頭坐的，正是‘呼保義’宋江；第二位坐的白俊面皮，三牙髭鬚，那個，便是柴世宗嫡派子孫，‘小旋風’柴進；這公人打扮，立在面前的，便是‘神行太保’戴宗；門首和楊太尉廝打的，正是‘黑旋風’李逵；小人是北京大名府人氏，人都喚小人做‘浪子’燕青。當初俺哥哥來東京求見娘子，教小人詐作張閒，來宅上入肩。俺哥哥要見尊顏，非圖買笑迎歡，只是久聞娘子遭際今上，以此親自特來告訴衷曲，指望將替天行道、保國安民之心，上達天聽，早得招安，免致生靈受苦。若蒙如此，則娘子是梁山泊數萬人之恩主也！如今被奸臣當道，讒佞專權，閉塞賢路，下情不能上達。因此上來尋這條門路，不想驚嚇娘子。今俺哥哥無可拜送，只有些少微物在此，萬望笑留。”燕青便打開帕子，攤在桌上，都是金珠寶貝器皿。那虔婆愛的

是財，一見便喜，忙叫嬈子收拾過了；便請燕青進裏面小閣兒內坐地，安排好細食茶果，殷勤相待。原來李師師家，皇帝不時間來，因此上公子王孫，富豪子弟，誰敢來他家討茶吃！且說當時鋪下盤饌酒果，李師師親自相待。燕青道：“小人是個該死的人，如何敢對‘花魁娘子’坐地？”李師師道：“休恁地說！你這一班義士，久聞大名，只是奈緣中間無有好人，與汝們眾位作成，因此上屈沉水泊。”燕青道：“前番陳太尉來招安，詔書上並無撫恤的言語，更兼抵換了御酒。第二番領詔招安，正是詔上要緊字樣，故意讀破句讀：‘除宋江，盧俊義等大小人眾，所犯過惡，並與赦免。’因此上，又不曾歸順。童樞密引將軍來，只兩陣，殺的片甲不歸。次後高太尉役天下民夫，造船征進，只三陣，人馬折其大半。高太尉被俺哥哥活捉上山，不肯殺害，重重管待，送回京師，生擒人數，盡都放還。他在梁山泊說了大誓，如回到朝廷，奏過天子，便來招安。因此帶了梁山泊兩個人來，一個是秀才蕭讓，一個是能唱樂和，眼見的把這兩人藏在家裏，不肯令他出來。損兵折將，必然瞞著天子。”李師師道：“他這等破耗錢糧，損折兵將，如何敢奏？這話我盡知了。且飲數杯，別作商議。”燕青道：“小人天性不能飲酒。”李師師道：“路遠風霜，到此，開懷，也飲幾杯。”燕青被央不過，一杯兩盞，只得陪侍。原來這李師師是個風塵妓女，水性的人，見了燕青這表人物，能言快說，口舌利便，倒有心看上他。酒席之間，用些話來嘲惹他。數杯酒後，一言半語，便來撩撥。燕青是個百伶百俐的人，如何不省得？他卻是好漢胸襟，怕誤了哥哥大事，那裏敢來承惹？李師師道：“久聞的哥哥諸般樂藝，酒邊閒聽，願聞也好。”燕青答道：“小人頗學的些本事，怎敢在娘子跟前賣弄？”李師師道：“我便先吹一曲，教哥哥聽！”便喚姬嬈取簫來。錦袋內掣出那管鳳簫，李師師接來，口中輕輕吹動，端的是穿雲裂石之聲。燕青聽了，喝采不已。李師師吹了一曲，遞過簫來，與燕青道：“哥哥也吹一曲，與我聽則個！”燕青卻要那婆娘歡喜，只得把出本事來，接過簫，便嗚嗚咽咽，也吹一曲。李師師聽了，不住聲喝采說道：“哥哥原來恁地吹的好簫！”李師師取過阮來，撥個小小的曲兒，教燕青聽。果然是玉珮齊鳴，黃鶯對轉，餘韻悠揚。燕青拜謝道：“小人也唱個曲兒，伏侍娘子。”頓開咽喉便唱，端的是聲清韻美，字正腔真，唱罷又拜。李師師執盞擎杯，親與燕青回酒謝唱。口兒裏悠悠放出些妖嬈聲嗽，來惹燕青。燕青緊緊的低了頭，唯喏而已。數杯

之後，李師師笑道：“聞知哥哥好身紋繡，願求一觀如何？”燕青笑道：“小人賤體，雖有些花繡，怎敢在娘子跟前揜衣裸體？”李師師說道：“錦體社家子弟，那裏去問揜衣裸體！”三回五次，定要討看。燕青只的脫膊下來，李師師看了，十分大喜。把尖尖玉手，便摸他身上。燕青慌忙穿了衣裳。李師師再與燕青把盞，又把言語來調他。燕青恐怕他動手動腳，難以回避，心生一計，便動問道：“娘子今年貴庚多少？”李師師答道：“師師今年二十有七。”燕青說道：“小人今年二十有五，卻小兩年。娘子既然錯愛，願拜為姊姊！”燕青便起身，推金山，倒玉柱，拜了八拜。這八拜是拜住那婦人一點邪心，中間裏好幹大事。若是第二個，在酒色之中的，也把大事壞了。因此上單顯燕青心如鐵石，端的是好男子。當時燕青又請李媽媽來，也拜了，拜做乾娘。燕青辭回，李師師

道：“小哥只在我家下，休去店東宿。”燕青道：“既蒙錯愛，小人回店中，取了些東西便來。”李師師道：“休教我這裏專望。”燕青道：“店中離此間不遠，少刻便到。”燕青暫別了李師師，逕到客店中，把上件事和戴宗說了。戴宗道：“如此最好！只恐兄弟心猿意馬，拴縛不定。”燕青道：“大丈夫處世，若為酒色而忘其本，此與禽獸何異？燕青但有此心，死於萬劍之下！”戴宗笑道：“你我都是好漢，何必說誓！”燕青道：“如何不說誓，兄長必然生疑！”戴宗道：“你當速去，善覷方便，早幹了事便回，休教我久等。宿太尉的書，也等你來下。”燕青收拾一包零碎金珠細軟之物，再回李師師家，將一半送與李媽媽，一半散與全家大小，無一個不歡喜。便向客位側邊，收拾一間房，教燕青安歇。合家大小，都叫叔叔。也是緣法轉巧，至夜，卻好有人來報，天子今晚到來。燕青聽的，便去拜告李師師道：“姊姊做個方便，今夜教小弟得見聖顏，告的紙御筆赦書，赦了小弟罪犯，出自姊姊之德！”李師師道：“今晚定教你見天子一面，你卻把些本事，動達天顏，赦書何愁沒有？”看看天晚，月色朦朧，花香馥郁，蘭麝芬芳，只見道君皇帝，引著一個小黃門，扮做白衣秀士，從地道中徑到李師師家後門來。到的閣子裏坐下，便教前後關閉了門戶，明晃晃點起燈燭，李師師冠梳插帶，整肅衣裳，前來接駕。拜舞起居，寒溫已了，天子命去其整妝衣服，相待寡人。李師師承旨，去其服色，迎駕入房。家間已準備下諸般細果，異品饌饌，擺在面前。李師師舉杯上勸天子，天子大喜，叫：“愛卿近前，一處坐地！”李師師見天子龍顏大喜，向前奏道：“賤人有個姑

舅兄弟，從小流落外方，今日纔歸，要見聖上，未敢擅便，乞取我王聖鑑。”天子道：“既然是你兄弟，便宜將來見寡人，有何妨？”嬪子遂喚燕青直到房內，面見天子。燕青納頭便拜。官家看了燕青一表人物，先自大喜。李師師叫燕青吹簫，伏侍聖上飲酒，少刻又撥一回阮，然後叫燕青唱曲。燕青再拜奏道：“所記無非是淫詞艷曲，如何敢伏侍聖上？”官家道：“寡人私行妓館，其意正要聽艷曲消悶，卿當勿疑。”燕青借過象板，再拜罷，對李師師道：“音韻差錯，望姊姊見教。”燕青頓開喉咽，手拿象板，唱漁家傲一曲，道是：

一別家山音信杳，百種相思，腸斷何時了。燕子不來花又老，一春瘦的腰兒小。薄倖郎君何日到，想自當初，莫要相逢好。好夢欲成還又覺，綠窗但覺鶯啼曉。

燕青唱罷，真乃是新鶯乍囀，清韻悠揚。天子甚喜，命教再唱。燕青拜倒在地，奏道：“臣有一隻減字木蘭花，上達天聽。”天子道：“好，寡人願聞！”燕青拜罷，遂唱減字木蘭花一曲，道是：

聽哀告，聽哀告！賤軀流落誰知道，誰知道，極天罔地，罪惡難分顛倒。有人提出火坑中，肝膽常存忠孝，常存忠孝，有朝須把大恩人報！

燕青唱罷，天子失驚，便問：“卿何故有此曲？”燕青大哭，拜在地下。天子轉疑，便道：“卿且訴胸中之事，寡人與卿理會。”燕青奏道：“臣有迷天之罪，不敢上奏！”天子曰：“赦卿無罪，但奏不妨！”燕青奏道：“臣自幼飄泊江湖，流落山東，跟隨客商，路經梁山泊過，致被劫擄上山，一住三年。今年方得脫身逃命，走回京師，雖然見的姊姊，則是不敢上街行走。倘或有人認得，通與做公的，此時如何分說？”李師師便奏道：“我兄弟心中，只有此苦，望陛下做主則個！”天子笑道：“此事容易，你是行李首兄弟，誰敢拿你！”燕青以目送情與李師師。李師師撒嬌撒癡，奏天子道：“我只要陛下親書一道赦書，赦免我兄弟，他纔放心。”天子云：“又無御寶在此，如何寫的？”李師師又奏道：“陛下親書御筆，便強似玉寶天符。救濟兄弟做的護身符時，也是賤人遭際聖時。”天子被逼不過，只得命取紙筆。嬪子隨即捧過文房四寶，燕青磨的墨濃，李師師遞過紫毫象管。天子拂開花箋黃紙，橫內大書一行。臨寫，又問燕青道：“寡人忘卿姓氏。”燕青道：“男女喚做燕青。”天子便寫御書道：

神霄王府真主宣和羽士虛靖道君皇帝，特赦燕青本身一應無罪，諸司不許拿問！

寫罷，下面押個御書花字。燕青再拜，叩頭受命。李師師執盞擎杯謝恩。天子便問：“汝在梁山泊，必知那裏備細。”燕青奏道：“宋江這夥，旗上大書‘替天行道’，堂設‘忠義’為名，不敢侵佔州府，不肯擾害良民，單殺賊官污吏讒佞之人，只是早望招安，願與國家出力。”天子乃曰：“寡人前者兩番降詔，遣人招安，如何抗拒，不伏歸降？”燕青奏道：“頭一番招安，詔書上並無撫恤招諭之言，更兼抵換了御酒，盡是村膠，以此變了事情。第二番招安，故把詔書讀破句讀，要除宋江，暗藏弊倖，因此又變了事情。童樞密引軍到來，只兩陣，殺得片甲不回。高太尉提督軍馬，又役天下民夫，修造戰船征進，不曾得梁山泊一根折箭。只三陣，殺的手腳無措，軍馬折其三停，自己亦被活捉上山。許了招安，方纔放回，又帶了山上二人在此，卻留下聞參謀在彼質當。”天子聽罷，便歎道：“寡人怎知此事！童貫回京時奏說：‘軍士不伏暑熱，暫且收兵罷戰。’高俅回京奏道：‘病患不能征進，權且罷戰回京。’”李師師奏道：“陛下雖然聖明，身居九重，卻被奸臣閉塞賢路，如之奈何？”天子嗟歎不已。約有更深，燕青拿了赦書，叩頭安置，自去歇息。天子與李師師上床同寢，當夜五更，自有內侍黃門接將去了。燕青起來，推道清早幹事，逕來客店裏，把說過的話，對戴宗一一說知。戴宗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多是幸事。我兩個去下宿太尉的書。”燕青道：“飯罷便去。”兩個吃了些早飯，打挾了一籠子金珠細軟之物，拿了書信，逕投宿太尉府中來。街坊上借問人時，說太尉在內裏未歸。燕青道：“這早晚正是退朝時分，如何未歸？”街坊人道：“宿太尉是今上心愛的近侍官員，早晚與天子寸步不離，歸早歸晚，難以指定。”正說之間，有人報道：“這不是太尉來也！”燕青大喜，便對戴宗道：“哥哥，你只在此衙門前伺候，我自去見太尉去。”燕青近前，看見一簇錦衣花帽從人，捧著轎子。燕青就當街跪下，便道：“小人有書札上呈太尉。”宿太尉見了，叫道：“跟將進來！”燕青隨到廳前。太尉下了轎子，便投側首書院裏坐下。太尉叫燕青入來，便問道：“你是那裏來的幹人？”燕青道：“小人從山東來，今有聞參謀書札上呈。”太尉道：“那個聞參謀？”燕青便向懷中取出書，呈遞上去，宿太尉看了封皮，說道：“我道是那個聞參謀，原來是我幼年同窗的聞煥章！”遂拆開書來看時，寫道：

侍生聞煥章沐手百拜奉書

太尉恩相鈞座前：賤子自髫年時，出入門牆，已三十載矣！昨蒙高殿帥召至軍前，參謀大事。奈緣勸諫不從，忠言不聽，三番敗績，言之甚差。高太尉與賤子，一同被擄，陷於縲紲。義士宋公明，寬裕仁慈，不忍加害。今高殿帥帶領梁山蕭讓、樂和赴京，欲請招安，留賤子在此質當。萬望恩相不惜齒牙，早晚於天子前題奏，速降招安之典，俾令義士宋公明等，早得釋罪獲恩，建功立業，國家幸甚！天下幸甚！救取賤子，實領再生之賜。拂楮拳拳，幸垂照察。宣和四年春正月 日 煥章再拜奉上

宿太尉看了書，大驚，便問道：“你是誰？”燕青答道：“男女是梁山泊‘浪子’燕青。”隨即出來，取了籠子，逕到書院裏。燕青稟道：“太尉在華州降香時，多曾伏侍太尉來，恩相緣何忘了。宋江哥哥有些微物相送，聊表我哥哥寸心。每日占卜課內，只著求太尉提拔救濟。宋江等滿眼只望太尉來招安，若得恩相早晚於天子前題奏此事，則梁山泊十萬人之眾，皆感大恩！哥哥責著限次，男女便回。”燕青拜辭了，便出府來。宿太尉使人收了金珠寶物，已有在心。且說燕青便和戴宗回店中商議：“這兩件事都有些次第，只是蕭讓、樂和在太尉府中，怎生得出？”戴宗道：“我和你依舊扮作山人，去高太尉府前伺候。等他府裏有人出來，把些金銀賄賂與他，賺得一個廝見，通了消息，便有商量。”當時兩個換了結束，帶將金銀，逕投太平橋來。在衙門前窺望了一回，只見府裏一個年紀小的虞候，搖擺將出來，燕青便向前與他施禮。那虞候道：“你是甚人？”燕青道：“請幹辦到茶肆中說話。”兩個到閣子內，與戴宗相見了，同坐吃茶。燕青道：“實不瞞幹辦說：前者太尉從梁山泊帶來那兩個人，一個跟的叫做樂和，與我這哥哥是親眷，欲要見他一見，因此上相央幹辦。”虞候道：“你兩個且休說，節堂深處的勾當，誰理會的？”戴宗便向袖內取出一錠大銀，放在桌子上，對虞候道：“足下只引的樂和出來，相見一面，不要出衙門，便送這錠銀子與足下。”那人見了財物，一時利動人心，便道：“端的有這兩個人在裏面。太尉鈞旨，只教養在後花園裏歇宿。我與你喚他出來，說了話，你休失信，把銀子與我。”戴宗道：“這個自然。”那人便起身分道：“你兩個只在此茶坊裏等我。”那人急急入府去了。戴宗、燕青兩個在茶房中，等不到半個時

辰，只見那小虞候慌慌出來說道：“先把銀子來，樂和已叫出在耳房裏了。”戴宗與燕青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，就把銀子與他。虞候得了銀子，便引燕青耳房裏來見樂和。那虞候道：“你兩個快說了話便去！”燕青便與樂和道：“我同戴宗在這裏，定計，賺得你兩個出去。”樂和道：“直把我兩個養在後花園中，牆垣又高，無計可出，折花梯子，盡都藏過了，如何能勾出來。”燕青道：“靠牆有樹麼？”樂和道：“旁邊一遭，都是大柳樹。”燕青道：“今夜晚間，只聽咳嗽為號。我在外面，漾過兩條索去，你就相近的柳樹上，把索子絞縛了。我兩個在牆外，各把一條索子扯住，你兩個就從索上盤將出來。四更為期，不可失誤。”那虞候便道：“你兩個只管說甚的？快去罷！”樂和自入去

了，暗暗通報了蕭讓。燕青急急去與戴宗說知，當日至夜伺候著。且說燕青、戴宗兩個，就街上買了兩條繩索，藏在身邊，先去高太尉府後看了落腳處。原來離府後是條河，河邊卻有兩隻空船纜著，離岸不遠。兩個便就空船裏伏了，看看聽得更鼓已打四更，兩個便上岸來，透著牆後咳嗽，只聽的牆裏應聲咳嗽，兩邊都已會意，燕青便把索來漾將過去。約莫裏面拴縛牢了，兩個在外面對絞定，緊緊地拽住索頭。只見樂和先盤出來，隨後便是蕭讓。兩個都溜將下來，卻把索子丟入牆內去了。卻去敲開客店門，房中取了行李，就店中打火，做了早飯吃，算了房宿錢。四個來到城門邊，等門開時，一湧出來，望梁山泊回報消息。不是這四個回來，有分教，宿太尉單奏此事，梁山泊全受招安。畢竟宿太尉怎生奏請聖旨，且聽下回分解。